

明報週報

報導 趣味 修養 知識

時事 幽默 文藝 翻譯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史諾論中國團結

(付印前).....三

八國對華政策

(時事分析).....四

通訊特輯

聯大學生來函

.....六

昆明罷課真相

.....七

驕橫戰敗者暹羅

.....八

菲律賓忠奸鬥爭

.....九

陳嘉庚的時局觀

.....九

自由談 (幽默)

.....三

電影顧問

.....十一

論打架 (幽默)

.....十二

人質

.....十四

老張主編

星三香港新華 版出六期星逢每

行發社版出明 房號一〇三樓四行民國街廣會 八二三四二：話電

印曾持君張 印承社作合務印發建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的節首文原囑遺嶺破拿

在生誕我前年十五】：影攝

的 我 望 願 我 。 死 而 它 為 就 我 ， 天 今 ； 裏 抱 懷 的 致 異 羅
 人 國 法 的 愛 扶 我 在 —— 岸 兩 的 河 恩 賽 在 息 安 燼 灰
 「 心 中 的 民

票支頭空的他現兌樣怎倫破拿

劇 喜 悲 的 囑 遺 雄 梟

拿破崙的遺囑並不單是處理遺產那麼乾燥的東西它是一種聰明的宣傳。他以上帝與民族的使者和一个忠貞烈士的姿態出現，揮擊中傷他的人和號召他的忠實朋友與軍隊團結在他的兒子的周圍。爲了供給上自大屋下至茅屋的人們，遺囑的印刷經過十次再版；無數的作品曾引用它的字句。拿破崙已臨死了，

寂寞的漫漫長夜，在失眠與疾病的痛苦之中，正像他自己描寫的：「死神睡在我的枕邊」——就在這個時候，他構思他的遺囑。本來他老早已經寫好遺囑，但後來他把它焚燒；在他垂死前的幾個星期他重新寫成一張新的遺囑。起初是由他念給旁人替他寫成的，後來他自己審核了一遍才親自手抄出來，簽上名字，蓋上印。平常他的文件通是念給人家抄的，這次在病榻的健康底下他花了很大氣力才抄成，也足以表示隆重了。遺囑包括八大句與卅四小段，主要都關於金錢財物問題，附有財產目錄與註解。在後來的日子裏，他再加工七個附錄，寫成了更多的內容。死前數天，他還想寫成第八個附錄，他太疲弱多倫伯爵聽，但爲了太疲弱而不能把它完成。可惜伯爵並沒有說出這第八個附錄的內容，這實在是存在着神祕呢。

開頭的八大句，表達意志多予分配物質，其中是最先的兩句，同時也是最名的兩句。

（下接第十五頁）

構思遺囑

時事分析

論今日的美國對華政策

赫爾利的反動政策打敗了， 但願馬歇爾能現美國的諾言

亮方東

(一)

在中國人眼光中注視國際上的事件，在這半個月來，可以說，都集中在美國身上，這就

是由於赫爾利辭職之後美國對華政策究竟怎樣在問題。
赫爾利的辭職本是一件不足為奇的事，但他的最後的一步棋，企圖藉口職業外交家破壞國務院外交政策或洩露外交秘密為詞，想把那有民主份子從國務院清洗出去，這是以去一反動的赫爾利來洗滌國務院全部的民主份子的大陰謀，這一大陰謀，為一切美國反動的官僚們所支持，亦為中國法西斯份子所讚美，是必然的。而這一陰謀的成功與否，對於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確是一件大事。

美國在中國騎驎了馬，赫爾利的對華政策，使中國的分裂日益擴大，確實美國的對華政策，不但使中國人民飽受災禍，也使美國人民開始担當災難，蒙受損害，數萬官兵不能回家，還要耗費許多生命，葬送在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參與中國內戰的行動中，而這種行動就必然日益削弱作為一個民主的美國的榮譽；同時又必然使中美兩大民族的友誼不到歧路上。許多美國的工商業者資本家，則踏在自己的貨堆上面，對着紛亂的彼岸，望洋興嘆。

國務院雖則一再宣佈對華政策不會變更，但須要修正似乎是肯定的了。杜魯門總統召見史迪威將軍與前任高斯大使，又請了商業部長華萊士做他的顧問。這

政策的內容與步驟，有了新的決定，這表現在：(一)美國希望邊

成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對於聯合國組織的成就及世界和平，乃為最急要之事，「世界一隅之和平遭破壞，即足以威脅整個世界之和平」。在這一問題上，他已經確定了今天中國的情勢，不但破壞了中國自身的和平，且已進而威脅了整個世界的和平，但是，如果要排除和平的障礙又將如何？在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中指出：「倘日本勢力在中國未徹底清除，倘中國未能獲得其統一，民主，和平國家之地位，則太平洋之和平即化為泡影」這種指由是，很對的。如果中國仍保持一黨專制的政體，仍

(接上頁)

故羅斯福總統本人已看穿了蔣介石美國向國會報告羅斯福塔會議經過之後，而現在已一瀉而長。現在，這一次談話已無不能在這兒發表的理由了，稍在此以前，本多一會，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曾要求羅斯福對蔣介石所宣佈他企圖在一九四五年召開「國民大會」的聲明評論一下羅斯福是有意的避免評論，僅僅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新聞。」

此後在和我私下談話時，他直覺他充份熟悉這一國民大會的各種缺陷，以及國民黨以其自己的代表填寫這一大會的計劃，他在重慶在方圓解決內部僵局所舉行的，而己在重慶在方圓的態度，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意。他說，他雖然一度希望赫爾利到會，能多使兩黨合作，而且一個方案已送達延安，共產黨對此方案已作了修改。他說：「現在在一身似乎已無望了因為國民黨對延安政府的修正案提出了一些全盤諷刺的反對。」

總統曾問我關於蔣介石的意見，然後他說他自己感到毫不了解他。他告我：「在開羅時，我對不能作出任何意見。」當我以後想到了這件事時，我所知道的僅僅是蔣夫人告訴我的她丈夫的情形和地丈夫所想的。她一直是在那裏，一切回答都是她措辭的。我了解她，但是蔣介石這位仁兄！我感覺到我不可能了解他！羅斯福說，他現在已深信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在試圖實現一個「土地改革」計劃，而不是共產主義。他同時十分坦率地告訴我：他已決心和中國兩個政府合作。他切切把華北的游擊隊組織起來，幫助我們在那裏的登陸。我會說：我認為只要我們一日承認重慶，幫助共產黨軍隊便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支持中國兩個政府，是不是？」他自力的把頭往後一掉，回答道：「我已和那裏的兩個政府合作了，我想繼續這樣作下去。」

照舊獨裁下去，照舊分裂下去，太平洋就無和平可言，如果在日寇投降之後，仍讓三十餘萬日軍武裝，在中國「維持治安」，代日本侵略的偽軍改編為「國軍」，而這些日軍偽軍又可以與所謂正式「國軍」對中共軍並肩作戰。這種現象不消除，太平洋也無和平可言。因此，產生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是今天太平洋和平的關鑰，而迅速解除日寇武裝，嚴懲偽軍頭子，辨別忠奸，實則分明，則是今天中國和平的關鑰，也是造成「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之先決條件。

(二) 在造成「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的願望下，杜魯門總統認為最急迫的問題：一個是國共兩黨的軍隊及其他持有歧見的軍隊，應設法停止敵對行為；一個是各重要政黨應推派代表共同參加之會議，應設法儘速解決目前之國內紛爭，以促成中國統一。這就是說：

目前的軍事衝突應立即停止；政治協商會議要趕快召開。但依據目前的情勢來說，由於東北中共軍隊及地方人民軍的退出交通阻礙，使「國軍」能和平接收，但「國軍」正準備熱河攻勢，而華中軍隊的來源北調，準備對魯豫大舉進攻；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雖已雲集重慶，但國民黨的領袖們却似乎並不感到有多大的興趣，他們的熱情却正放在「慰勞」與「巡視」上面。因此，目前的軍事衝突已和緩，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在即，但從某一方面看，還沒有樂觀的情形。我想，杜魯門總統，直到他發表聲明時，也還沒有可以樂觀的情報吧。

(三) 在造成「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的願望下，杜魯門總統明確指出：「美國固知今日中國之國民政府為「一黨政府」，並以此政府之基礎如能擴大，而包含國內之其他民主政治份子，則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因之，「國權力主」張國內各主要政治黨派代表所舉行之會議能獲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公平而有有效參加」，簡單說來，即美國不讚成今日中國「一黨政府」，而主張成立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就要成立，不可拖延不決。在聲明中，雖然提到「自主之軍隊，如共黨之軍隊」不應存在。但他是這樣說的：「廣泛的代議制之政府建立之際，自主之軍隊即應廢除，而中有效歸編於中國國軍」。

實際上，這種見解與共黨過去對「軍隊國家化」問題所持的見解正相符合。他們認為只有聯合政府成立之後，才能使軍隊國家化。「一黨政府」的軍隊，實質上就是一黨的軍隊，如果承認中共解放區的政權，是經過普遍的民主選舉的政權，則在這些地方性的聯合政權管轄下的軍隊，倒是民主化國家化的軍隊而不是黨代表所舉行之會議能獲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公平而有有效參加」，簡單說來，即美國不讚成今日中國「一黨政府」，而主張成立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就要成立，不可拖延不決。在聲明中，雖然提到「自主之軍隊，如共黨之軍隊」不應存在。但他是這樣說的：「廣泛的代議制之政府建立之際，自主之軍隊即應廢除，而中有效歸編於中國國軍」。

(四) 杜魯門總統在聲明中說：「美國目前及將來僅承認中國國民政府，且在國際問題方面尤其在清除中國境內日本勢力方面與中國國民政府合作，美國深願如何承認中共解放區的政權，是經過普遍的民主選舉的政權，則在這些地方性的聯合政權管轄下的軍隊，倒是民主化國家化的軍隊而不是黨代表所舉行之會議能獲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得辦法，使各該黨派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公平而有有效參加」，簡單說來，即美國不讚成今日中國「一黨政府」，而主張成立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就要成立，不可拖延不決。在聲明中，雖然提到「自主之軍隊，如共黨之軍隊」不應存在。但他是這樣說的：「廣泛的代議制之政府建立之際，自主之軍隊即應廢除，而中有效歸編於中國國軍」。

直至我們能使這門政府合作之時為止，我認為，這點充分證明，不論在這種塔爾斯中國談了些甚麼，下面這種語言是沒有根據的：即所謂塔爾斯曾經有個秘密協議，在此協議中蘇聯給予我們盡量支持重慶的「自由」，以換取我們在歐洲所作的讓步，同時可以看出蘇聯對於重慶所宣稱的「立憲政府之諾言」是非常懷疑的。無論如何，共產黨立刻表示他們不參與國民黨賦予其政權以立憲外議的計劃，延安報紙說它是「狗仔國會」的計劃，並堅持說，只有人民在自由與直接投票中所選出的議員，才能奠定民主的憲法。同時，在川月份，延安自一九三七年來第一次斥責蔣本人為「獨夫」和「獨裁者」並要求撤換政府元首之職。

因此這兩個政黨所代表的內部分量不可調和性，隨著主要的日本威脅之降低而加劇了。在今天，蔣介石與毛澤東間的任務基本協議，似乎只有在下面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這兩個條件是：(一)共產黨把他們的軍隊交給國民政府，並放棄他們爭取領導和最後政權的鬥爭，或者，(二)國民政府放棄他們的政權獨佔，允許人民有選舉權，並准許他們選舉一個民主的政府，這兩個條件似乎沒有一個可能實現。因此，十分明顯的，只有英——美——蘇——對中國兩黨的聯合壓力，才能推行(即使是一時的)一個方案，聯合，我們共同戰爭中的反日力量。

本報下期擬以新年特大號，廣約名家執筆，希讀者諸君留意，又本報增開「醫藥解答」欄，由名醫黃振中先生擔任，義務解答，一切醫藥問題，請君來函，由本報轉或逕寄跑馬地黃泥涌道二十七號黃醫生診所均可，黃醫生必能予諸君以滿意的答覆。

編者

通訊特輯之三

暹羅——驕橫的戰敗者

難道我們的同胞給他們白白屠殺麼？

公開的屠殺

如果我們是悲慘的戰勝者，那麼，暹羅——這一個日寇法西斯的附庸，就是驕橫的戰敗者。

假如我們不願意做阿Q，正視着兩個月來的事實，就應該大膽的承認，祖國的勝利帶給暹羅三百萬華僑的，是更悲慘的命運，而所謂戰敗國的暹羅，它今天所表現的，是更其可惡的驕橫！

我們要求嚴懲暹羅的凶徒，尤其迫切要求自己的政府，拿出良心來，不要再欺騙華僑，不要再忽視華僑的哀訴了！

兩三年來，暹羅的華僑代表，一批，二批，三批以至四批五批的，他們帶着哀憤的熱望，通過重慶的險阻，趕到祖國的首都請願，今天向某大員報告。明天向某大員哀訴，然而他們所得到的，是敷衍，推諉，是一口空頭的人情。在暹羅也會過重慶昆明和成都的旅遊倫

飽，已經積極起來擊援了，爲什麼政府至今還不作具體表示，爲什麼不採有效對策？

暹羅官局的排華傑作，愈演愈擴大，愈演亦愈微妙了，九月間在曼谷扮演的「大屠殺」兩星期來，又繼續在西方和東西一帶的大小城市中，重演再演，統計兩個月來遇難的僑胞，不下數千人。

而曼谷這一週來，公開的屠殺，雖然收場了，但繼之而來的却是更加可怕的暗燒暗殺。無論白天黑夜，一個人在轉灣抹角間，只聽一聲哀慘的叫救命，就倒下去了，或則就失蹤了。而且每天在城郊的小河裏，都有華僑浮屍發現。時常有三五個，甚至有幾十個屍體，他們的手掌都被粗硬的鉛綫貫穿，逐流飄浮，他們就是勝利國的公民呀！

另外一件慘劇，就是放火。自十月起，曼谷每夜都有火警，多則十幾個地方同

時告警，少則一夜也有三兩處被放火燒燬的。而每處被焚的門戶，都被放火的暴徒鎖住，多少家夫妻子女，因不得其門而出，而同葬火窟。今日的曼谷，已經變成華僑的恐怖世界，華僑的生命財產，絲毫也得不到保障！

暹羅希姆萊

根據記者多方面的調查，這班在製造恐怖，專司殺人放火的暴徒，總數三千人，他們同屬於一個組織。製造着這個組織的，就是墨披汶執政時的暹羅警察總監希姆萊（現在還是警察總監）他就是暹羅的希姆萊，就是八年來屠殺華僑最賣力的第一流罪犯！

非常的奇怪，諸如此類的罪犯，諸如此類的法西斯特務的暴行，駐防在曼谷的英軍——中國盟友，既不予以逮捕，也不加以制止，如此過分「寬大」，坐視不顧，總是不應該的吧？但是自己的政府放着我們這三百

萬像螞蟻一樣的僑胞不顧，那又該怨誰呢！

萬像螞蟻一樣的僑胞不顧，那又該怨誰呢！

暹羅當局，現在完全拋棄了它的故主日本法西斯的到一套技術，除了繼續殺人放火之外，就是有计划地進行着挑撥離間，一方面是假裝如羔羊一般地討好英軍；一方面則像豺狼一樣，撲殺着華僑，當九月間曼谷的大屠殺發生後，華僑無法，被迫得罷市時，它就控告到英軍說「你們看，中國人看見你們幾萬大軍駐防在這裏，就實行罷市，要餓死你們，專找你們作對。」

而且他們又把屠殺僑華的罪惡，輕輕抹過說：「你們既是和中國同盟，同盟勝利了，中國人要慶祝勝利，爲什麼只掛中國旗，不掛英國旗呢？所以我們干涉中國人掛旗，是爲你們英國抱不平呀！而且你們看呀，你們所提的條件，我們沒有不答應的！」

暹羅主要的投降條件就是賠款，款從那裏籌措呢？前天（十日）暹羅的國務會議，已經議決了，爲着要償還英方的賠款，不得不從商業上增加稅收。爲什麼要從商業上打算盤呢？因爲商

業的稅收，百分之八十是取之於華僑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今日的華僑已經被暹羅政府當做祭壇上待宰的羔羊了！我們三百萬僑胞，八年來所受的損失，叫誰賠償？至今兩月，自己的政府一語不提，反而還得替戰敗者受罪，實際上反得替戰敗者負起賠償我們「盟友」的債務！

究竟誰是勝利者呢？暹羅的官員已經公開向它們的人民誇耀了：「暹羅已經得到和平的勝利了！暹羅曾經逮捕過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現在又逮捕德國人，日本人，中國人」，世界上所謂強國的官民它都逮捕過了，要賠款嗎？有中國好替它賠償，而且所謂戰勝的中國人，還是在它的屠刀下哀叫，這種滅權確實是值得它驕傲的！暹羅，戰敗在那裏？

救救三百萬僑胞

我們的政府如果不願在棄絕這三百萬華僑，就應該快一點了，就應該快一點改變態度，就應該快一點派出認真能切實護僑的大員來，就應該快一點派海關軍入暹來解救倒懸的僑胞！

呻吟在暹羅的三百萬僑胞，不但普遍受到自己的生命財產的無保障，他們同時也關心到數百萬遠隔故鄉的眷屬。自從去年湘桂戰事失利以來，至今經年，交通斷絕，僑匯不通。閉積在滬昆邑筑各地的僑匯，已達數

十萬萬之鉅，暹羅的僑胞潮梅人佔最大多數，但勝利已兩月多，潮梅的僑匯，依然不通，此種僑匯，曾數次派遣代表到重慶呼籲，根據日局所得滬方的電告，政府當前還是一再敷衍。使令潮梅八九百萬人民瀕於飢寒地

獄，當局此種態度，真使僑們海外的僑胞太失望了，太焦急了！

記者寫到這裏，要大聲疾呼，遙向祖國的當局說：「請政府拿出良心來吧！救救海外的僑胞吧！救救僑胞眷屬吧！」

(亦民寄自曼谷)

通訊特輯之四

菲律賓忠奸戰線的鬥爭

法西斯餘孽利用美國勢力把持政權

附敵份子的天堂

「解放後的菲律賓是附敵份子的天堂」，這是菲律賓的國會議員比利美夏斯的沉痛的批評。

的確，菲律賓在麥克亞瑟將軍的「寬容」政策之下，一些失節落水附敵份子，不僅未曾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高踞要津，侵害人民。例如菲國九十五名議員中，就有七十個是失節落水的份子。即現任菲參議院院長路哈斯(Manuel Roxas)就是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日寇統治菲島的期間，路哈斯曾擔任僑經濟企劃院長，幫助敵寇搜刮糧食，而在菲島

解放後，路哈斯居然在麥克亞瑟將軍庇護之下，一變而為民族英雄，做起參議院院長，另一方面領導幾萬部下英勇抗日的菲人民抗日軍總司令和副總司令却被囚禁了起來。這個罪惡昭彰的菲奸路哈斯并且辦了五家報紙，作為他的宣傳辯護工具。尤其無恥的是他想轉移菲人的反奸運動，不惜同非僑胞開刀，不斷地提出各種推殘華僑的菲化案如：勞工菲化案，零售業菲化案，并利用他的御用報紙，煽動排華運動，把華僑描寫成爲「卑鄙無恥，腐蝕菲島」的猶太人，并指出「倘若中國人離開了菲島，菲人處境當會更好

各省份的村莊匯集到馬尼刺來參加。

遊行的消息剛一發出，馬尼刺的街頭巷尾就散佈着各種各樣的流言，說什麼「路哈斯準備作有計劃的大破壞」啦，「參加遊行的人要當心保護腦壳」啦，可是到了二十三日那日，雖然天公不造美，大雨滂沱，相當影響了動員工作，但三萬餘人的大行列，却依然冒着雨集會在市區的廣場上，向總統府進行。這人數，打破了了解放以來的紀錄，每個人雖已變成了落湯雞，但大家都像是在晴天裏一樣的自在。他們都說：「日本鬼子都不怕，還怕這兩嗎？」，各種鮮明的標語、牌匾和各種各樣的紅色旗幟在雨水淋漓中飄盪。他們的口號是：「懲辦國內一切附敵份子！」「要求菲島獨立解放！」「立即釋放人民抗日軍領袖及其他愛國志士！」另外還有一句最出色的口號是：「把路哈斯送還給日本！」

華僑抗日反奸團體，如抗日反奸大同盟、僑抗日遊擊支隊、抗日勤勞勇軍等也派出了將近千人的隊伍參加遊行。他們的口號是：「反對排華的法西斯作風！」「撕毀一切菲化案！」「肅清法西斯殘餘！」「反映了全體僑胞的共同要求。」

十四點要求

菲島雖然是在美國的「民主」統治下，可是在那天遊行的道路上，滿佈了戴着鋼盔，穿着雨衣，雙手持槍，食指按着扳機的軍警，三五步一個，如臨大敵，排成木柵似的防線，森嚴地戒備着，總算還沒有用機關槍和水龍頭來鎮壓。

這支雄壯的行列，曾經通過軍警佈成的防線，秩序井然地進入了總統府，由菲民主聯盟代表，代表了三萬餘群眾向總統奧斯敏納提出十四點要求，這要求是很起碼的：(一)改組現有收買並分配各主要物品的各政府機關，使成爲一個較集中的政府機關，負責平價收買各種主要物品，加上運費賣給人民，(二)確定工資最低限度每日至幣三元，(三)支付二年薪金與工資給清白的

示威遊行是在菲首都馬尼刺舉行的。但其中却有成千成萬的菲律賓農耕業，遠遠地從呂宋島中部和南部

把路哈斯送給日本

政府及私人公司的職員，(四)豁免農民，對地主的負債，伸展信用貸款給農民，避免受高利貸的剝削，(五)增加農民對收獲應得份額，(六)嚴格執行租地法律，(七)立刻救濟抗日烈士的家屬，(八)立即建造暫時的住屋給戰爭後的災民居住，(九)建築主要工場以便供給失業者去工作，(十)修正現行的租屋法律，(十一)嚴格執行政府政策，收買大地產而勿塊賣給現有經營者，(十二)立刻展開更多公學以便教育學齡兒童，(十三)徹底清除政府機關及政府管轄下的公司中的親且份子，(十四)立刻釋放非法拘捕的菲人民抗日軍的領袖和士兵。菲總統在他的演詞裏，答應對各種要求「加以細心的同情與注意」並且說「如果菲律賓漢戰後實況，以聯合國之一員，而違反了聯合國人民的團結精神存在著狹隘的民族觀念，將是致命的錯誤」。

反動派叫囂了

這做要求民主與肅好的偉大的示威遊行，引起了中菲人士的注意，我們大多數僑胞以這些參加遊行請願

的華僑隊伍，為我們爭了氣，甚為得意，但菲律賓的反動份子却想利用這一點來打擊人民反法西斯運動，於是對華僑參加遊行一事，竟大加抨擊，菲國曾在路哈切指使下由眾議院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從事審查華僑參加遊行的事件，他們說外僑參加遊行是干涉菲國內政，聲言要驅逐參加遊行出境，另一方面菲總統奧斯敏却召集內閣會議組織了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實行遊行羣衆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於是路哈切的機關報每日新報即以潑婦罵街的態度指責奧斯敏納是華僑的傀儡，可是主持公道的是菲星報，則著論攻擊菲國會議員排華言論毫無根據，並且說：「這些參加遊行的中國人都是菲島華僑的抗日份子，大多曾在統一戰線旗幟下，參加游擊隊與日軍進行二年的游擊戰鬥」，奧斯敏總統則在示威遊行後與當地居民赴美，接洽菲島復興建設問題，他雖然不見得衷心同情工農大眾，但他却利用這次示威來增高他的聲譽。

勝利只是開始

菲島國會組織調查委員會，正想調查一九三三

次遊行的民主聯盟，指責這些所謂「委員」都是附庸份子，沒有資格調查，拒絕接受詢問，他們對於華僑的參加遊行，表示願負一切責任，同時菲律師公會也在報端攻擊國會越權，指出國會只是一種立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

海外通訊轉錄之五

陳嘉庚對時局的意見

他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共謀國內政治改良

盛大的歡迎會

十月廿一日新加坡各界華僑包括百八十餘個社會團體聯合盛大歡迎陳嘉庚先生，其中政黨方面出席的有中國國民黨駐新加坡直屬支部，馬來亞共產黨星州市委員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僑團方面出席的有各同鄉會各工商業團體各文化教育機關，各青年婦女團體，各宗教慈善團體，各俱樂部等，在場人數多至萬人以上，在會中陳嘉庚先生發表對時局的老實話，翌日星報報外競相爭載，引起廣大的注意。

這次事件發生後，雖然國會及其喉舌每日新聞憤怒若狂，但人民的力量畢竟不可忽視，在遊行請願之後不久，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正副司令，就先後無條件釋放了。

西斯殘餘，就以菲島華僑社會來說，情形也是相同，不管是華僑問題或反對排華問題，都是歸結到忠奸必須分明的這一基本問題上。菲律賓人民要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必須徹底剷除路哈斯及國內一切附庸份子，須然，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和美國及其他國內的反動勢力進行艱苦的鬥爭。(王穆寄自馬尼拉)

陳先生開頭極謙虛地說他不敢當此盛大之歡迎，繼而，他說道：「在群衆面前演說不外三種，一、漂亮話，二、敷衍話，三、老實話。漂亮話我中素不會說，敷衍話，難免要使諸君失望，若說老實話，恐有一部份人不喜歡聽，如此則將無話可說了，但既不能不說，又不得不免強說多少。」

華僑獻金

首先，對於抗戰問題，陳先生說應從九一八算起，九一八非魁為土肥原，繼而七七戰爭，七七之罪魁為近衛，又繼而敵寇南進，其罪魁為東條，陳先生對我政府對華戰犯「默無一言」，表示奇異。

其次，他談及華僑匯款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陳先生說道：「據世界公例，國家銀行發行紙幣，每一元基金可發紙幣四元，如此則其紙幣基金便算穩固，華僑匯款回國盡是現金，只以卅八年一年而論，華僑匯款十萬萬元，我問過孫院長及財政部，政府如依十萬萬元的數目，儘量發出紙幣，可得四十四萬萬元，除

發交儲備家信十萬萬元外，尙存三十萬萬元。又何應欽部長在參政會報告，舊年（民廿八年）戰費支出爲一十八萬萬元，如將上述三十四萬萬元之數，再除此一十八萬萬元，尙存十六萬萬元，大可供作政費及軍費矣。

「以下陳先生將南洋各地捐款及募捐藥品狀況做了一個比較，指出華僑若能再加貢獻，比之以前對抗戰貢獻必更偉大。」

三大勢力

關於國內問題，陳嘉庚先生說：「我國不幸在抗戰時期內部還未統一。重慶延安，儼然對峙，雙方領袖，均係南人，兩黨名稱雖不同，而其所云推行的主義則一（延安說他們是行三民主義其說詳後），然主義既同，何故不能合作？蓋重慶指延安爲「赤」，延安指重慶爲「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我觀察，戰後則必多一中立派，中央，中共，中立，適成三中，大都勢均力敵，中立派雖未結成團體，其人則約略可知，閻錫山，傅作諤，李宗仁，張發奎，薛岳，余漢謀，以及宿將馮玉祥，白崇禧等是。彼等雖隸屬中央，實則親台神離，三派人物俱言奉行三民主義，在抗戰時尙尙可勉強合作，此後三民主義，必定各有其形態，誰是誰非，不難認清，要在各人肯運用良心否耳。」

「我前年回國慰勞，深深注意對於國共兩黨能否團結抗戰，抑或分裂內戰，以及兩方政治措施等，故決定既到重慶，亦必親到延安，以求深知事實，茲先言重慶，重慶政治可不具論，我華僑都屬閩粵人，如已知閩粵二省之政治如何，亦不難推知重慶之政治狀態也。」

跟着陳先生分析三派情形，對於所謂中立派，他指出閻錫山自稱充軍，軍費不足，自發省幣。他與傅作義共有廿餘萬軍隊。李宗仁雖然反共，但與中央也非十分契洽。「他對蔣委員長的中性知之甚深，對我也會發表過他的批評」。而且，李亦擁軍四十餘萬。張發奎「任職戰區司令長官，然與中央無一貫因緣，未爲中央所倚信」。他與薛岳余漢謀等共擁有百餘萬兵力，數且不減於中央。」

最後說到中共，「中共的正規軍雖不上百萬，而民主勢力已遍佈各省內地，統轄遊擊隊二百餘萬人，故我以此三者已成鼎足之勢。」說到這裏，陳先生表示自己的意見道：國共果能真誠合作，實行三民主義，則中立者可無問題。設不幸仍舊背道而馳，則三民主義必能露出真偽，誰是誰非，我僑不可不分別認識也。」

延安印象

關於蔣委員長，陳先生說道：「蔣委員長待我極厚，雖安全體參政員，而首席各位却讓我坐，最後在黃山別墅設宴餞行……蔣公見我未執手杖乃將自己手杖強讓給我……深情厚意，終身不忘，然此屬私人情誼，至於國家大事，公私應有分界，余甚望蔣委員長更使吏治良善，庶以成其不世偉業，保持其無上榮譽也。」

「抵延安的第二天，參觀女子大學，首次與朱德將軍相會……延安教育大中小學校均免費，男女大學生衣食住皆由政府負擔，每日復給零用費一元，公務員每日工作外，必讀書一小時，每星期一上課，坐在露天地面，公務員，學生，民衆數千人聽名人演講。農民業植，仍舊自由，如新墾荒山田，業權亦屬私人，抽稅每人每季不論收成何種物品上四百斤者抽一斤，加牧一百斤者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爲止，新墾田園青年收成免稅，民衆負擔納稅，只有此項義務而已。此外並無其他捐稅。」

至於延安，陳先生說：「我自入延安界，鄜縣，甘泉縣，便注意道旁所經各田野，見其墾闢阡陌一一仍舊窳劣等若已實行共產政策，必墾阡陌，而成爲集農作，今則田園舊界仍存，心中頗覺疑惑，又見路人及農夫衣服亦頗寬好，不似甘肅人之破爛殘污，恍似另有天地。」

中央政府則對所約各條，未盡實行，行政院雖已通過，却未宣佈全國，以致國民絕不知情。」

陳先生最後總結對時局之意見，說道：「若此三黨共會議，能真誠合作，實際推行三民主義，建國不難成功，誠我國家無窮幸福，設不幸分裂，則三民主義又豈如何，料不致均爲徒託虛名，最低希望必有一方面能真實行三民主義者，戰時雖難黑白難分，若在戰後，不難水清魚現了。」

最後陳嘉庚先生並引述本人經驗，說明國內政治不好，華僑賺了錢還是無用，假如國家政治良好，兒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資祖國，機會極多……生前事業開拓，身後子孫賢能，名譽與以永保，其樂何如！

這麼說時，陳先生以無恨深情，期望國內政治良好而結束了他的演講。

（寄自星加坡）

周志煥

精刻各體鉛字
收件處中區三利街十四號二樓



蘇聯電影

蘇聯電影學院

提起愛森斯坦的名字，我們就會聯想到蘇聯那部劃時代鉅片「戰門羅普特令號」。它的上映震驚了世界影壇，正如十月革命影響了世界的政治一樣。那片子獨特的作風，優異的攝影，新奇的剪接至今還支配着電影的藝術。

愛森斯坦在電影創作上建立一種革命的理論，因此「蒙太奇」(Montage)這新名詞被增入英文字典之中。「蒙太奇」的意義是電影的組織與剪接藝術，有人譯為電影接法。

若是你讀過愛氏最近出版的「電影知覺」，你將發現他是世界上最博學的電影理論家；

他的主張是根據理論與教育來製作電影。他除了得過列寧頒發的「藝術工作者榮譽獎」之外，同時是科學藝術的教授，和高爾基莫斯科最高電影學院導演的首席。

愛氏電影與舞台表現藝術的發展是不同的，前者的成就總比後者為優。他相信電影具有超過舞台的效果，因為電影能利用藝術的想像力宣示深入的情感，人類內心的掙扎，使觀眾兩重直接感受戲劇的精華，而舞台只能利用外表的摹倣與詞句來表現一切而已。

在莫斯科電影工作者俱樂部每次會議之中，所有優秀的藝術和技術人員都齊集一堂互相評論或估計他們每人工作的成績，愛氏的意見是時常被聽眾的聽眾徵詢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愛氏是一個有了年紀的長鬚教授，可是事實上，那時他祇卅七歲，現在也不過四十七歲。

一九一五年他在聖彼得堡的工程師學院受業。一九一八年加入紅軍，在前線擔任軍事工程工作。一九二〇年以一年藝術家名譽被調任到政治部去，他起初的工作是在教育與娛樂紅軍的「宣傳列車」上致力於繪製圖畫；隨後他進入幹部人員訓練學院擔任美術裝飾部的指導。一九二一年愛氏與傑克·倫敦聯合製作「麥西哥人」影片，除計畫編、合製之外，他還負責佈景及服裝的設了。

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他創作第一部影片「羅工」，跟着「戰門羅普特令號」問世使他成名。翌年他製作「新與舊」，從事宣傳及教導建設集體農場的新計劃，將原始的農業改進為科學化。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時他貢獻「十月革命」——一部經過藝術手腕將革命真實過程加以戲劇化的紀錄影片。

一九二八年他在國立電影藝術學院擔任教授。第二年他漫遊英倫及好萊塢，派拉蒙請他寫過幾個「分場劇本」，但被撤上銀幕的只有「美國人的悲劇」。後來他到墨西哥去攝製「麥西哥風雲」，可是至今還聽不到剪接的消息。

愛氏回到蘇聯，在一九三八年完成他第一部偉大的有聲電影「亞歷山大·尼夫斯基」，成就潛潛視覺與幻想的特效於一爐，再度證明他實在是一個天賦的電影導師。這部片子可說是他的「電影知覺」理論的實現者，片中條頓武士進軍那一場戲的處理手法與「戰門羅普特令號」一般仿照着電影歷史光榮紀錄的一頁。英國片受他影響影響的「亨利五世」(按即查理士·羅頓主演的「英宮秘史」)，奇怪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竟成了預言影片，一九四〇年希特勒的摩登頓頓勇士十字軍似的向蘇聯發動侵襲簡直與愛氏一九三八年製成的這部片子一般無兩。

愛氏最近的作品是「伊凡·恐怖者」，他再度引用俄羅斯歷史的題材來演繹近代的認識；如「貝魯門」(一種沙皇時代的貴族)用盡了下毒，怠工種種方法以挫敗伊凡，簡直是我們今日所稱為第五縱隊的活動，而伊凡困苦抵抗直到他訓練成功了德國人離開俄土，更加強與伊利莎白女皇的友好通商關係(當時英國對俄口貨運因德人控制着波羅的海而須繞道北方的亞察滋)纔告成功。這些古老的事實與蘇聯此次打擊納粹的軍事與政治工作可謂如出一轍，愛氏無疑地再度宣示了歷史的平行。「伊凡，恐怖者」共分前後集，今年夏間已全部完成。

愛氏最近的作品是「伊凡，恐怖者」，他再度引用俄羅斯歷史的題材來演繹近代的認識；如「貝魯門」(一種沙皇時代的貴族)用盡了下毒，怠工種種方法以挫敗伊凡，簡直是我們今日所稱為第五縱隊的活動，而伊凡困苦抵抗直到他訓練成功了德國人離開俄土，更加強與伊利莎白女皇的友好通商關係(當時英國對俄口貨運因德人控制着波羅的海而須繞道北方的亞察滋)纔告成功。這些古老的事實與蘇聯此次打擊納粹的軍事與政治工作可謂如出一轍，愛氏無疑地再度宣示了歷史的平行。「伊凡，恐怖者」共分前後集，今年夏間已全部完成。

「伊凡，恐怖者」，他再度引用俄羅斯歷史的題材來演繹近代的認識；如「貝魯門」(一種沙皇時代的貴族)用盡了下毒，怠工種種方法以挫敗伊凡，簡直是我們今日所稱為第五縱隊的活動，而伊凡困苦抵抗直到他訓練成功了德國人離開俄土，更加強與伊利莎白女皇的友好通商關係(當時英國對俄口貨運因德人控制着波羅的海而須繞道北方的亞察滋)纔告成功。這些古老的事實與蘇聯此次打擊納粹的軍事與政治工作可謂如出一轍，愛氏無疑地再度宣示了歷史的平行。「伊凡，恐怖者」共分前後集，今年夏間已全部完成。

西醫 何天生 經已 照常 服務

樓二號三道教彌讀九：所務醫

雲星電版

樓四號八十三街志結

一號九三四一二：話電



歡迎讀者投函，
免費代登非商業
性通信及廣告，
僅可書一面，剪
貼本版版頭，附
真實姓名，住址

論打架

編輯先生：
打架根本上就是不
文明有點類乎野蠻的動
作，同時也是一件相當
危險的事，因為除非不
打架則已，一動手起來
，便一定要拼個你死我
活，非頭破血流不可，
吃虧的並不一定非是
，勝利的一方也會嘗到
的，不過他比敗者輕微
一點吧了，所以打架實
在是一件壞事，於雙方
都有損害的。

先哲告誡我們：「
得饒人處且饒人」，就
是教訓我們凡事都要留
餘地，作退一步想。意
思，他這種說法是很對
的，誰不知道忍耐，退
讓呢！誰願意跟別人生

氣而至互毆呢！不過，
有些時候這些理論是行
不通的，「君子愈讓，
小人愈妄」，壓迫者往
往乘著這弱點，向被
壓迫者一步一步地加緊
壓迫，務使被壓迫者透
不過氣來，永遠憤恨，這
種錯覺的思想，實是很
不對的，但根深蒂固的
建築在壓迫者心上，不
可拔，他們以為只有如
此，便可能使到被壓迫
者永遠抬不起頭來。
被壓迫者始終給壓迫
者壓迫着。我們明白我
們是人——圓頭方趾的
高等動物，我們是有理
性，有良知的，我們有
認清黑白的能力，有
辨別是非的觀察，不論
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
頭腦中，都有這種思想
存在的，猶其是被壓迫
者，他們一向處於壓迫
者的淫威下，除一部分
覺悟者的宣傳而迷惑
，給壓迫者的利誘而變
志的以外，他們時時刻
刻都銘記着壓迫者的一
思慮——而希冀能夠從行
動上來「報答」的，他
們在不停息地掙扎奮鬥
着，他們要求解除壓迫
者的桎梏，從壓迫者他
們的手上獲得解放；是
不難辦到，不畏困難，
雖然惡運不斷的襲擊他
們，但這只有更堅定他
們的意志，目標，他們
在壓迫者的壓迫下，所
吃的苦，所受的難，已
經是到了極度，他們忍
已至最後的限度，他們
再也不能容忍了。容
忍，妥協的結果只有使
壓迫者更得意受他們更
難了所以壓迫者的甜言
蜜語是再也不能誑騙他
們，不兌現的空頭支票
再也不會為他們接納，
雖然他們都很貧乏，
他們所要求的是真實的
表現，他們要求清算，
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大
清算，雖然他們的實力
很薄弱，而揭發標榜為
正義的都若視無睹，冷
眼也不瞟一下，站在一
旁看事情的發展（因為
這一個正義公理的招牌是
最好的幌子，掛羊頭賣
狗肉的投機家正好利用
這一個現代的招牌，在
需用到他的時候把他
掛上，以博取更多的同
情，在不需要他的時
候，也可以隨便的除去
根本上，這些掛羊頭賣
狗肉的投機家也是典型
的壓迫者，不過他所採
取的手法很高明，不容
易給人察覺，也許不
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門
爭着的時候，他還會暗
地裏幫助他們的盟友——
壓迫者。而萬一僥倖的
被壓迫者的反抗成功的
時候，他也許會「投機
」一次幫助被壓迫者「
仗義執言」也說不定但
他們那種勇往直前不屈
不撓的精神是值得無上
的敬佩的，他們為了反
抗壓迫者的壓迫，所以
主動必定是他們這種主
動是絕對的，也許有些
人要斥責他們的採取主

物價統計

(二十·三十一·九)

類別	十三日價	十九日價	比較
米	四〇	五〇	無變更
油	九〇	八〇	無變更
糖	五五	五五	無變更
豆	五五	七〇	無變更
紅豆	六〇	七〇	無變更
綠豆	二〇	二〇	無變更
牛肉	二〇	二〇	無變更
雞肉	一六	一六	無變更
鴨	一六	一六	無變更
鵝	一六	一六	無變更
魚類	一六	一六	無變更
鮫魚	一六	一六	無變更

自上述物價陡昇後，入本週不
特尚未稍形下卸，且除黃片糖外，無
不標示復漲。月來平穩之米市，至近
週亦屢報上升。牛肉比之上週，每斤
已超過一元有奇。糖市中之黃片糖，
亦曾一度稍漲，但旋即回降。砂糖以
銷途較廣價趨堅挺。豆類又因陸，鹹
淡水魚，均因貨疏而見「貴」。尤以
蝦蟹為甚。生由市道自政府公佈規定每斤不得超
過壹元、毫之公價後，部份零備商人，認爲獲利
可圖，多將生油凍結，遂致月來油市成畸形之現
象，現聞當局對於生油公價，經予以刪去，由十
九日起，生油零售商人，或認爲有利可圖，於是
市面遂得復舊有生油出現矣，至公價餅干已上市
多日，但市民購買者不多，公價麵飽到現貨仍
成爲供不應求之象也(下表▲表示縮X表示漲)

動，和平談判不很好嗎？在談判決裂的時候才爭取主動不遲嗎？這也許是一些受了壓迫者的麻醉宣傳才致發出這種荒謬的論調，壓迫者的懷柔政策在這個時代是落伍的了，被壓迫者再也不能受愚，以事實來答覆，便是一個最平允的辦法，唯有這樣才可以使壓迫者知到被壓迫者並不是可欺的，這他就更爭取主動了，因為主動如在被壓迫者的手上，他們將能採取有計劃的行動來應付，這樣被壓迫者如要反抗，就不知要費若干倍氣力才可，所以在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壓迫，而採取行動時，主動的獲得實是必要，同時在理論上說這種行動是絕對的。這是第一「打架」的推論。

一番爭吵的，因觀念意見不同，更加上偏狹的成見與向執板帶的心理，一對敵對的朋友或兄弟，也常常因個別的立場，對某一事物所下的結論不同，而爭辯打架的。但不論是什麼事，都必有一個對的理由，必定有一個是，一個非，有一個正義，也有一個不正義，所以在雙方「話不投機」時，怒眉，捋手捋腳，行將動手起來的時候，一個為正義而奮鬥的旁觀者，就應該出來調停，憑良心上說話，評判誰所堅持的理論對，誰所堅持的理論錯誤，堅持錯誤理論的人未必良心盡泯，祇要他能反省一下，便知道自己的主張完全是錯誤的，當時也許因了自己的觀察不清楚才致如是，現在貴不應因循下去。良心上

愛看熱鬧的旁觀者，一方面準說得漂亮，怎麼怎麼的相忍為國，千萬別要打架，免傷和氣，實際上，他也許為了要看熱鬧，也難有不可回測的居心，暗地裏却推波助瀾，在撥火添柴之下，終有一方熬不住性子，便準對方沒有戒備，乘虛而入，先發制人，企圖一舉而突破，把對手擊倒，對方這時怎能不抵抗，而先下手的一方為了要博取更大的同情，不惜「落井下石」歪曲事實，顧圖黑白，淆亂視聽，於是認識不清楚，意志不堅定，不明瞭真相而好妄加胡亂測的，便在這煙霧下附和起來，作應聲蟲，而一些想獻媚邀收的，更擴大他們的歪曲宣傳，弄到一部分意志堅定的也動搖起來，對方雖欲辯正，但是，一些人已給歪曲的宣傳所麻醉，對於對方的辯正便認為惡意中傷，謀殺，捏造，勇則上，那些先下手的是獲得許多盲從的羣衆，但真正有辯明

是非，有正確思想的却不為所惑的，他們將是最好的証人，這是第二個打架的推論。

從這兩個打架的推論出發，我們知道第一的打架，先動手的是對的，第二個的打架先動手是不對的，我們贊成第一個的打架先動手，我們反對第二個打架的先動手。 金鑑

行情融金				自青大肉黃紅牙			
(九十一—三十·二十)				圖菜蝦蟹花衫帶			
大洋最高	二二	二二	二二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大洋最低	四四	四四	四四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英鎊最高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
英鎊最低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美元最高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美元最低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黃金最高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黃金最低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本報自本月廿四日起遷往國民行四樓三零一號房親友到訪及函件均請移玉或轉送新址為荷 本報啟

人 質

斯提芬·海姆著

(五)

「我可以說，因為故事具有某種相似性的」，查諾薩克忍耐地解釋：「像那位可憐的克立伯特斯的妻子，竟和那位什麼波拉脫亦克私奔了，你那位德國軍官也會同樣溜去吧。他不會再留在這裏，他失了蹤。」

「不會吧！」那老板的臉帶有幾法懼的顫動了。

「你自己找我看！」

那老板換了一回，把每一個小房的板門推開，從到碼頭的小門處舉頭向黑暗中探索——沒有克拉克那兩上尉的踪跡。

「我的靈母！」他呻吟起來，「恐怖得很，這是無妄之災！」他向查諾薩克呼喊：「這是怎樣一回事？」

「不曉得」，查諾薩克很坦白說，「我委實不知道。」

那老板完全面色蒼白起來，他失了聲，僅低聲說：「你快回吧，我殺掉你！」



奧輝攝譯

查諾薩克壯壯那胆怯的人，以一種仁慈的憐憫態度來發問：「什麼原因？」

那老板並不計及答覆，他跑上樓梯，門兒還打開，查諾薩克可能聽到不斷的驚呼。

查諾薩克剛繼續提供克拉克伯特新加的故事的時候，他一面思索得極厲害。他委實沒有幻想到那德軍官可能發生什麼遭遇，不過，現在却還不敢驚惶失措，他會計劃他的船隻和決心，或者最壞之法是根據事實，告訴他們他實在一無所知。

最後一次他看見那德軍官還坐在梯級上，此外，他不知道以後他做甚麼，他不能再說甚麼，也沒有人能再會提供關於那德軍官的事情，大約那德軍官現在返回他的兵營吧。

布星連一定有充份時間離開這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到的是軍靴，第二是臂膀，最後是全身，他的表情不愉快。

查諾薩克可能領受到他的面部，顯是充滿恐怖和兇暴的劇烈態度，他的右手揮動着手槍。

「克拉克那兩上尉在甚麼地方？」

「巴特塞要求着。」

「我怎會知道？」查諾薩克提出反質問，「我要恭敬地向你說一句：我委實沒有幸運地碰見那上尉。」

「把這些滑頭辭詞留給你自已受用吧」，巴特塞以一種不祥的怪調答覆。「你弄清楚了沒有？我說那軍官是剛下樓要休息的那個上尉，他在那裏？」

查諾薩克在絕望的表情中高舉雙手說：「先生，我清心直說一句，的確我不知情，我不能把走來食堂的所有人物逐一檢查，我時常走出走的。」說完，他轉身從壁厨取出洗淨的毛巾，這表示：查諾薩克和那德軍官的會談已告終結，這僅僅作顯示他立意使那德軍知道。

可是，巴特塞很不耐煩，前面有這固執的特寫人阻着，于是他下令說，「跟我來！」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不是玩的，我的指頭很容易衝動」，巴特塞咆哮說，「我勸你服從命令，不要提任何多問題，記得嗎，傻瓜？」他從鏡口緊迫些。

查諾薩克笑起來，是一種傷感情的笑。「先生，我提出許多問題，因為我的老板不歡喜我偷懶，荒廢工作。我很歡迎你的任何呢，你的邀請使我感到了榮幸之至。是不是先生要我幫助你尋找這位置？」

「把這些滑頭辭詞留給你自已受用吧」，巴特塞以一種不祥的怪調答覆。「你弄清楚了沒有？我說那軍官是剛下樓要休息的那個上尉，他在那裏？」

查諾薩克繼續愉快地自言自語說：「人們時常在很滑稽的情形下失了蹤，先生，我昨日這一點很透澈，因為我時常和第十警區那位普克斯洛勒警長打撲兒，他死了幾十年，怪可憐，不然，他於消息的最好泉源，如果不是他玩得一手好牌，我却不能替他理說：……」

「按什你的舌頭吧！」巴特塞厲喊起來。

酒店裏的餐室起了一陣騷動聲，許多客人站起來，雙有眼望的客人轉向馬殊曼中尉詢問。

「我們可以立即回家嗎？」

「我要打電話給我的妻子，因為她正等候我呢，可否允許我利用電話一下？」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什麼？到那裏？」查諾薩克發問。

（特稿）

(接第十五頁)

信欲達到此目的，必須迅速磋商使軍事衝突停止。我想，大約不會有人去揣測或希望，美國會來一個聲明，否認國民政府，這是不用解釋的。美國要與國民政府取得密切的合作，只要這個合作，不是打內戰合作，這也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杜魯門總統再一再說明：駐華美軍所負擔的穩定的義務，為「解除日本武裝，並使其撤離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民的希望有些不同。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看來，如果一切抗日的中國軍隊均有受降之權，則這一義務須勞動美軍負擔；如果不利用日軍來「維持治安」，和進攻解放區，則日軍早已解除武裝，斷不會投降。四月餘，仍有三十餘萬日軍未放下武器的怪現象，如果美軍能負責履行其穩定義務不以此為藉口轉其鋒芒來對付解放區的中國人民，則這問題也早已解決過去。

由於美軍在華北，干涉中國內政，助長與擴大中國的內戰局勢，誠然是一件憾事，杜魯門總統這一聲明中，雖然不肯接納中國人民及美國廣大民主人士對於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的要求，但杜魯門總統畢竟已經認識到，要實現這一確切的義務，也使軍事衝突停止不可。如果內戰繼續下去，國民政府要繼續利用日軍「維持治安」，則美軍無從清除中國境內之日本勢力，而美軍的返國亦將遙遙無期矣。

(五) 一如去過聲明：「認為造成中國政治團結之詳細步驟，應由中國人民自行訂定，任何他國政府出而干涉均屬不當」又說，「美國之支持將不致擴展為左右中國任何內爭之美國軍事干涉。」一句話，就是中國的政治問題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美國對中國政治不干涉。這種原則是對的，不過魏特邁將軍將如何運用這一原則，倒是神乎其技。魏特邁將軍在心的國民，對於過去的戰事，在好軍懷着戒心的。不過中國人民應當寄希望於特邁將軍，希望他對杜魯門總統遺囑原則精神不但能心領神會而且能貫徹執行，放棄他已往的軍事干涉政策。

(六) 杜魯門總統在最後結論中說：「美政府深感中國對其他聯合國負有一明顯之責任，即須停止其領土以內之武裝衝突，因其足以威脅世界之安全與和平也。此責任，國民政府與中國各政治及軍事團體均應分担。中國按照上面所述向和平團結之道邁進之際，美國準備以一切合理方式協助國民政府。」其國家……杜魯門總統在此堅決表示了他對於中國和平的願望，而且責成中國政府應以此作為對聯合國所負之一種不可逃避之責任。美政府並願繼續表示其態度，即如果中國不能按照以上所述向和平團結之道邁進，則美國不準備協助國民政府重建其國家。蓋美國政府深知，如果不能保證中國之和平團結，則美國之一切在華利益將成泡影，其影響於整個遠東的和平安全，更不待言。美國所願看見的事情，是美國所願看見的事情。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馮欽使來華，他攜帶了美總統的詳盡訓令，而這個訓令必能有效地實現杜魯門總統的願望，造成「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使中國一向和平團結之希望。」

<p>內外科全</p> <p>黃振中醫師</p> <p>回港復診</p> <p>診所：馬地黃泥涌道廿七號</p>	<p>戰後中國</p> <p>第一本畫報</p> <p>大千畫報</p> <p>不日問世</p>
---	--